

# 戰爭與文學

蘇聯：愛倫堡等著

高揚等譯

1941

戰爭與文學

● 第一輯 戰爭與文學

# 戰爭與文學

蘇聯：愛倫堡等著

高揚等譯

1941

# 目錄

## 第一次歐戰

- 一九一八年西線，法蘭西革命，歌德 德：基希……………方 正譯（一三〇）  
上西線 德：康托羅唯茲……………錫 金譯（九一）  
爲了一個新的來世 希臘：卡提福尼……………穆 俊譯（二一〇）

## 西班牙內戰

- 巴塞隆那之夜 德：文勒特……………芳 信譯（二四一）  
浮橋邊的老人 美：漢敏威……………黃 峯譯（二〇四）  
予打擊者以打擊 蘇：馬爾珂維支……………金 人譯（一九一）

## 第二次歐戰

戰爭小說的二種模型 蘇：羅柯托夫……………朱 黃譯（二五四）

老式飛行員 英：比契克羅夫特……………舒 霞譯（二三八）

誰教你們來這里 挪：培特森……………秋 斯譯（一一一）

鄧扣克的海濱 英：巴底繆斯……………古琴心譯（一五四）

巴黎淪陷的前夜 蘇：愛倫堡……………金 人譯（九七）

我們現在怎樣生活 英：孔勃司……………朱維基譯（一八二）

### 蘇波戰爭

三天 蘇：戈爾巴托夫……………高 揚譯（五）

### 蘇芬戰爭

蘇望多湖畔 蘇：蓋拉西摩夫……………金 人譯（一七三）

誰都不相信的小說 蘇：波格達諾夫……………什 之譯（一〇四）

### 蘇德戰爭

在普魯特河上 蘇·維林斯基……………沈 蒼譯（八五）  
 游擊隊 蘇·魏爾達……………冰 夷譯（一九七）  
 我們不是流離失所的 波·勃羅涅夫斯加……………沃 潔譯（二五八）  
 爲了勝利 波·華西列夫斯加……………沃 潔譯（二六一）

其 他

柏林的鑰匙 蘇·顧斯 飛恩……………賀一青譯（二六五）  
 消滅挑釁者 蘇·柳世可夫……………朱 明譯（二八一）  
 禮物 保·赫里斯托夫……………孫 用譯（二七四）  
 後記……………編者·譯者（二八五）

封面 蘇·N·李斯作

插圖二幀 蘇·阿瓦庫莫夫作

蘇·奧爾洛夫作

# 三 天

(電影小說)

蘇 B · 戈爾巴托夫

波蘭「國」的末日到了。

沿着飽經戰爭的道路，經過依然冒煙的鄉村，姑娘雅特維加正在從貝勒查·卡爾德斯卡監獄跑回家去。她的腳破裂而流血，她的頭髮不整，她所穿的男衫頸部敞開着。

她正在向東走去。

鄉村在火燒。

着火的東西仍在變成黑色的廢墟中冒煙。一個被火熱灼燬的孩床架子，撐住了火爐的殘骨立着。

在路旁一個燒焦的，彎曲的十字架上，釘在那裏

的基督已被砲彈打得粉碎。風吹着繫在十字架上的

一方白手帕飄動得緊。

難民們疲憊地在路上走着。

走向東去！

一個長鬍鬚的猶太人在鞭打一匹馬。一車子的難民重得叫這牲畜拖拉不動；牠蹣跚，而且倒下了。

一個高大的波蘭青年肩上擡着一個小女孩，正在奔過一塊已經收割的田地。

「他們那邊不會開槍打我們的吧，他們會麼，爸？」那小女孩問道。

「不，小寶，他們那邊不會開槍打我們，那是千真萬確的！」

一架飛機的黑影掠過路上，難民們倒下身體，平臥在地上。只有雅特維加立着不動，捏緊了手，仰望着天。影子不見了。

鄉村在火燒。難民們沿着路疲憊地走着。一個小女孩坐在一輛車子裏，緊緊抓住着一架留聲機的喇叭。

一個露着驚慌之色的鬍鬚未刮的人，戴了低頂氈帽，在旁邊走着，一手搭在車上。

一個女人抱着一個嬰孩，在溝旁一步一跌地走着。

赤着脚，卸去了武裝，把靴子擱在肩上，以前波蘭軍的兵士們正在「回家去。」骯髒，滿身蟲子，鬍鬚未

刮——他們也在趕向東邊沒有戰爭的地方去。

所有這批不幸的，蹣跚的，飢餓的人類，受難到精疲力竭，在死樣的沉默中，穿過塵埃和烟霧，走向前去……永遠聽不到一個哭聲，永遠聽不到一聲呻吟。它是一個陰鬱的麻木的沉默。但是有着希望。所有的前進都向着一個方向，源源地向東湧到沒有戰爭的紅軍那裏去。

雅特維加到了一個村莊，輕輕叩着村盡頭一家人家的窗子。

「給點水我喝吧！」她對那向外張望一下的女人懇求道。

一杓冷井水拿了出來給她。她口渴地喝着，水滴



下她衣衫的領頭去。那女人滿不在乎地看望着。

「你爲什麼不問我從哪裏來，到哪裏去呢？」雅特維加終於說道。

「唉，耶穌和馬利亞救我們吧！我不能個個人都問啊！我能麼？他們是無窮無盡的——全都在奔避那該咒詛的戰爭。你大概是從洛茨來的吧？或者是振斯托霍夫？或者也許是華沙？」

「不，」雅特維加搖搖頭。「我是從貝勒查·卡爾德斯卡來的。」

「憑上帝的名義——你不要這樣說吧！」那女人驚退着。

雅特維加作了一個悽愴的微笑。

「等一下子！」那女人急急地喊着，突然跳進了屋子去。她帶了一壺牛奶和一些麵包回來，把它們交

給雅特維加。

「這裏，吃掉這個吧，」她說道。

雅特維加坐在階沿上，開始大吃東西。

「聖母啊！而且你看來又是那樣年青哩！」那女人同情地搖搖頭。「你在裏面有多少時候了？」

「三年。還贖七年。」

「他們爲了什麼把你送到那裏去的呢？」

雅特維加聳聳肩膀。

「你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吧？」那女人細聲問着，向四週驚懼地投了一瞥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現在到哪裏去回家麼？」

「不。到紅軍那裏去。他們隔開這裏遠麼？」

「我們這一帶還沒聽到他們什麼消息哩。」

雅特維加立起身來預備走，把她背上的袋子結一結牢。

「好，我去了，」她說道。「謝謝你。你是一個好女子。」

她動身了，那袋子在她背上搖擺着。那女人把面頰靠在手上，坐在階沿上，望着那漸漸遠去的人形。

藍色的九月的夕照。一個村莊的外面。

一個白俄羅斯老人坐着灰白的髭鬚，嘴邊刻着深的皺紋，立在一株榆樹下面，無情的乾眼睛直望着他的前面。

「晚安，老爹，」雅特維加說道。他不回答。「現在誰在村子裏呀？」

沒有回答。

「紅軍隔得遠麼？」她輕輕地問道。

「我們自己也在等候他們，」他終於說道，隨即向上面指指。她舉起眼睛，嚇了一跳。在一個用無花果樹枝和一條有着「歡迎，同志們！」這幾個字的紅布來裝飾的散亂不光的半圓形上，她看見三個屍體，三個可怕的側影，在風中搖擺。

「他們是什麼人？」

「委員。」

「誰幹的？」

「烏拉人。」

「爲了什麼？」

那老人指指題着的字：「歡迎，同志們！」

雅特維加恐懼的注視又被吸引到那幾個屍體

上去。一個女人抱住中間那一個的腿，大聲哭着。那面寫着「歡迎，同志們！」的紅旗在風中緊飄。

「你倘使碰到紅軍，」那老人說道，「就告訴他們，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告訴他們，二十年，我們等了。」

「我會告訴他們！」雅特維加溫柔地說道。

夜。車輾。難民們把帳幕搭在火的周圍。大大的秋月下臨着一切。

沿着一條藍色的灑滿月光的道路，來了雅特維加。她的眼睛紅而發炎，她的嘴唇乾焦，她的腳兒破碎。但她整夜不屈不撓地向前走，在這被砲火所包圍的夜，波蘭「國」的末日之夜。

東方在亮起來。灰色的影子掠過地上。早晨的寂靜被哨聲，叫囂和高響的嘲弄的笑聲所打破。

衛護着一輛駕着兩匹駿馬的馬車的一羣農人在望了。這輛馬車裏坐着一個肥滿的紳士和一個嬌弱的太太。那紳士是顯然憤怒着，同時非常窘急。

羣衆不禁要喧吵和譏刺。

「你想到哪裏去呢，老爺？」

「究竟什麼事情使你這麼大清老早起身的呢，

噯？」

「現在你動身到哪裏去，老爺？你想要做什麼惡事，我敢擔保！正在戰爭的時候，你非去打仗不可，你知

道！」

「你的列資斯密格列現在哪裏？老培克在哪裏？」

「還有莫斯科錫基呢？在患難中把你丟掉了吧？不是？」

那肥滿的紳士在草子裏全身立直，半長縮半發怒的，叫道：

「各位，請讓路！我求你們，讓我過去。我要緊趕路。」

「他要緊趕路，他！」一個憔悴消瘦的女人尖聲喊道。「紅軍在來了，你瞧，所以他要緊趕路啦！這髒狗，耗子，他要趁早溜走。」

一個高大的黑黑的鐵匠抓住了馬勒。

「你把馬趕到哪裏去？牠們是我們的馬！」

「馬車也一樣！」

「金子怎麼樣？只有看看他帶的行李！一堆堆的金子在裏面，我打賭！」

「這賊強盜吸血的傢伙！」

「殺死他！」

「滾他的，他要去隨他去！但是不要讓他把馬帶走。」

「不要把馬給他！」

嘲弄的喧笑，叫囂，和尖銳的哨聲。雅特維加一邊立着看這一幕，一邊驚奇和快樂得張大了眼睛。它終於來了——她所想的那時刻，在監獄裏來到她眼前的幻象中所見的那時刻。現在輪到地主老爺們被人民合理的憤怒所驚嚇和壓倒了。人民終於佔了上風了！

接着有一個什麼人騎了腳踏車來到路彎邊。他非常年輕。他顛倒戴着便帽，他的鈕扣孔裏神氣地掛着一條大的紅條子。他興奮着。從那圓圓的孩子氣的

坦白的面孔，就可知道他明白他所帶的那消息的重要，幾乎無法抑制自己了。

「紅軍！紅軍！」他氣喘喘地說道。

「他們在哪裏？隔開這裏多少路？」農人們擁集在他周圍。

「他們在來了。沿着勃萊斯脫路。」

「但是他們是不是到這裏來呢？」羣衆咆哮着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雅特維加立着聽了一會……

接着，在林叢裏排開她的路，失足踏着樹木的殘

幹和泥堆，她拔腳向勃萊斯脫路奔去。

大路上馬蹄的聲音。

一種均勻的，整齊的馬蹄聲。

雅特維加手兒壓着心口，喘着氣，急切盼望着，立在那裏。來的是誰呀？我們的兵呢，還是波蘭兵？也許是德國兵吧？會是哪一種呢？唉，是哪一種呢？

馬蹄來得近一些，近一些……

一陣升起的塵埃已經可以看見了。

不耐煩的，她向它張起了眼睛。

塵埃中間，一個偵察隊出現了。只有幾個騎馬的

兵。

雅特維加現在看得清他們帽子上的星了。她突

然離開那地方，高舉着她的臂膀，衝向他們那裏去。

「同志們！」她喊道。「同志們，弟兄們！」

但當第一個過來給她相並的時候，她可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，默然立着，眼淚滾下她的面頰，還沒覺

得。

哥薩克們騎着馬過去。他們只有十五個，他們的指揮是一個非常年輕，鬚頭髮的中尉，名叫華西亞·葉爾馬可夫。他當作一件意料中的事情招呼這個陌生人——像這樣的會面在這些重大的日子裏是普通得够了！——就過去了。

現在所有的哥薩克都已經過去，路上又空了。

一個人被丟了下來，雅特維加向他們背後呆望了一會，隨即清醒過來，拔腳就奔。他們的馬一步步慢慢地走，她不久就趕上他們。在旁邊奔着，她情感充溢地氣喘喘喊道：

「紅軍萬歲！斯大林萬歲！伏羅希洛夫萬歲！解放的白俄羅斯萬歲！」

下級政治指導員亞夫却倫科在他的踏蹬上立

起來，向她行敬禮，回答道：

「西白俄羅斯的自由人民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」她喊道。她要儘她的聲音響喊，但是她不再有力氣剩下了。監獄中的那些悠長的時日，那路途，和那些忘不了的日子，的緊張和興奮，終於影響了她。她昏倒在那大路上了。

亞夫却倫科立即下馬，到她身邊。

「怎麼一回事，同志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」她說道，竭力要微笑。「沒有什麼，同志們。」

哥薩克們已經下了馬。

雅特維加立在他們中央，手裏拿着他們給她的

一塊醃脂肪。

「好得不像真的了。我恐怕我又要哭了。」

「唉，你切不可哭了，」那中尉笑着警告她。「現

在輪到列賓斯密格列哭了。」

「我從來不慣常哭。從來不的。連他們在監獄裏

打我，都不哭……」

「你進過監獄的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現在剛從那裏來哩，」她簡單地說道。

「你真是說你剛從監獄裏出來麼？」哥薩克們

一齊圍住她。他們覺得祕密革命工作比他們恰在做

着的，要浪漫和有趣得多。

「你爲什麼不吃那塊麵包吃掉它！」

「謝謝你們。我要吃的。監獄裏的衛兵都逃掉了，

」她在一口麵包一口脂肪之間，告訴他們道。「他們

一聽見你們在來了，就儘快走掉。唉，接着我們把所有的鎖都搗碎，把門兒都打掉。我們自由了。好像從墳墓，一個活的墳墓，回來。我們沿着所有的道路出發。我們跑掉了……」

「你現在到哪裏去？」

「我本來是到你們那裏來，」她稍稍笑了一下。

「我到了這裏……現在我不知道……」

「你從哪裏來……我意思是說，你家在哪裏？」

「柴萊契移。是一個小城，離開這裏不很遠。」

「原來你是柴萊契移人麼？」那中尉看着地圖，

驚異地重複說道。「你很久以前到過那邊的吧？」

「唉，是的，實在很久，」她說道。「三年了。」

「所以你不知道那邊有沒有波蘭兵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們也是到柴萊契移去，」葉爾馬可夫說道，眼睛從地圖溜到那政治指導員。

「騎上這匹馬去，我的姑娘，」那政治指導員說道。「我們會把你帶還家，到柴萊契移你母親那裏。」

一個年輕哥薩克叫柯倫的領過一匹馬來。

「騎上去！」他說道。「牠是一頭好牲口，這一匹一件戰利品。我們從你們烏拉人那裏得來的——一個軍官騎着牠。」

雅特維加騎上馬背，於是整個部隊沿着那塵積的道路奔馳而去。

她騎着馬介在葉爾馬可夫和那政治指導員中間。

「這裏一帶是美麗的鄉間，」亞夫却倫科說道。「美麗，是麼？」雅特維加重複說道，眼睛瞥視着

她四週那些熟悉的森林和田地以及那山上的小林子。它們發生了什麼變動，弄得她幾乎認不得它們了？使森林看來那麼愉快，使遠處看來那麼有藍味的，是把金色鍍上松樹的太陽，還是可愛的氣候，還是她心頭的春天的感覺？她無法記起它們以前看來很像那樣的。

「是的，是美麗！你不錯。我現在自己看得出來了，」她用頗為興奮的口氣表示同意。接着一聲嘆息：「偉大啊！」

馬蹄在大路上的得得之聲。溫暖的九月的微風。柯倫騎着馬走近雅特維加些，帶着點兒窘意說道：

「你要着冷了！」把他的大衣披上她肩頭。「瞧，你現在是一個道地的哥薩克了！」



偵察隊騎着馬走進城去。

人們從每一邊趕出來，樂於跟他們會面。

「紅軍紅軍已經來了！布爾塞維克們到了這裏！

」消息傳遍全城。

市場上都擠滿了人，揮着帽子和手帕，笑着，快樂

和安慰得哭着。

接着，一陣突起的驚惶掠過羣衆。

出了什麼事？

他們向四面八方散開去。女人們抱起她們的孩

子，驚駭地飛步跑開。孩子們尖聲驚叫，男人們躲在門

口和巷裏；在幾分鐘裏，那廣場上除了那哥薩克偵察

隊之外，全都跑了個空。

中尉和政治指導員給弄得莫明其妙。他們不能

明白了什麼事。葉爾馬可夫皺起眉頭，亞夫却偷柯

心亂地搔着後腦，別的哥薩克們都看來苦惱而窘困。

接着他們大家轉過去望着那姑娘。

她像他們一樣驚愕。隨即拉一拉韁繩，她騎着馬

走到門背後躲着人們的那些院子中的一個去。「哥

薩克！——她聽見一個恐怖的細聲說。她對自己微

笑。祕密拆穿了。

「我知道是什麼了，我想。他們驚惶，因為你們是

哥薩克。」

「說起來，倘使我們是哥薩克，又怎樣呢？」中尉

驚異着，說道。

「你們必須原諒他們——一見哥薩克的制服，

就使他們想起從前的時候和鞭子。」